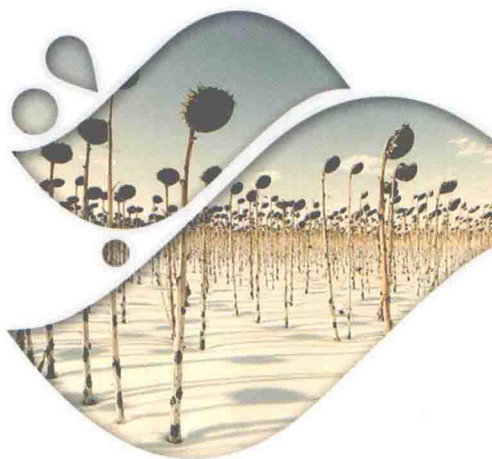


瘫 匪

本书是历届
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家的
小小说精品。

这些作品好看、耐看，
往往一两笔勾勒便使人物栩栩如生，
三两个细节便使故事生动活泼。
无论思考历史人物还是关注现实人生，
其直面生活的勇气，
对人性的深度挖掘，表现手法的丰富，

均代表了我国当代小小说创作的
顶尖水平。



中国小小说最高奖项
「金麻雀奖」获奖作家文丛

孙方友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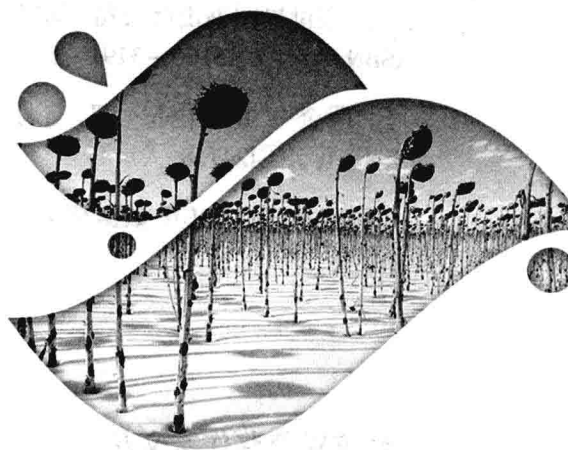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雍 匪

本丛书是历届
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家的
小小说精品。

这些作品好看、耐看。
以往一两笔勾勒便使人物栩栩如生，
三两个细节便使故事生动活泼，
无论思考历史人物还是关注现实人生，
具直面生活的勇气，
对人性的深度挖掘，表现手法的丰富。

均代表了我国当代小小说创作的
顶尖水平。



中国小小说最高奖项
「金麻雀奖」获奖作家文丛

孙方友 卷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 孙方友卷 / 孙方友著. — 广州: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4
ISBN 978 - 7 - 5100 - 3191 - 5

I. ①金… II. ①孙… III. ①小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1582 号

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 孙方友卷

责任编辑: 张立琼

责任技编: 刘上锦 余坤泽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 510300)

电 话: (020) 84451969 84453623

http: //www. gdst. com. cn

E - mail: pub@ gdst. com. cn, edksy@ sina. 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

(三河市杨庄镇尹辛庄 邮编: 065200)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2 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0 - 3191 - 5/I · 0222

定 价: 25. 80 元

若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打一口深井

——孙方友小小说印象

杨晓敏

老作家南丁曾记下第一次见孙方友时的印象：“一张黑不溜秋还挺英武的脸膛，一对贼亮贼亮的眼睛，那眼睛里放射着狡黠的诚实、谦虚与自信掺合在一起的光芒，整个地散发着颍河岸边的泥土气和水草味……”这段话颇能勾勒出方友的风采。

孙方友会跳迪斯科，却是笔者目睹。1990年的汤泉池笔会联欢，朋友们起哄，方友几杯酒下肚，便醉眼，踉跄舞池。音乐一响，他判若两人，陡生几分豪气，两眼“贼亮贼亮”，酣畅淋漓地投入了。他的舞形如醉拳，如空手道，如胡旋舞，千奇百怪，似乎不伦不类，居然舒展有致，须臾不离节奏，乐感极强。这纯粹是孙方友式的集武术、舞蹈、马戏于一体的套路，顾盼中幽默、霸气、夸张，旁若无人。初时大家忍俊不禁，继而便掌声如潮了。后舞入一佳丽，池内一刚一柔，一黑一白，一拙一巧，相映成趣。方友下场后，意犹未尽，连说：“真不如家里那盘磁带……”这跳舞亦如方友为文。每一方水土都钟灵毓秀，都会孕育出不同凡响的人物。方友是极典型的农家子弟，文凭不过初中，写小说自然不可能生而知之，但他靠父精母血遗传的聪明基因，闻鸡起舞，勤奋笔耕，倒也心想事成。

在孙方友笔下，颍河水流过的陈州府（这时候的陈州已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区域），弥漫着神秘氛围和传奇色彩。其三教九流、风物人情、历史掌故，纷至沓来，次第涌入笔端。他自觉不自觉地构筑着一座地域性的文学艺术殿堂，把一个又一个活灵活现的艺术典型，请进人物画廊。地域性文学艺术的开掘，犹如打一口深井，令后来者无法逾越，只好绕井而过。《女匪》、《雅盗》、《捉鳖大王》、《蚊刑》、《泥兴荷花壶》、《神偷》、《山魂》等百多篇笔

记体小小说串缀成“陈州系列”。除小小说外，方友还有 20 多部长、中篇及若干短篇问世，《艺术皇冠》、《虚幻构成》、《荒释》等，更能看出这个农民作家在作品构思和语言艺术上的刻意追求和长足进步。比较而言，方友驾驭历史题材要娴熟些，这一度影响了他对现实生活题材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可喜的是方友已注意到这些，开始把着眼点调整到周遭世界的火热生活。

当今文坛，写笔记体小小说的作家不多，写得好的更少。汪曾祺的笔记体小说，多取材于聊斋故事和乡野风情，语言清丽，淡到极致，读之如饮山泉，无愧乎大手笔，然数量不多；魏继新的笔记小说，则关注现代人的生活，题材怪诞，内涵丰富，但文笔稍有生涩之嫌；景田、鹤菁的笔记小说，偏重于历史人物再造，笔触细腻，行文洒脱，每有新意，而构思却不够恢弘大气；孙方友的笔记小说，八方志异，涉猎范围广，其构思巧妙，一波三折，最讲究结尾艺术。南丁说是“显然得益于中国古典笔记小说，有容量，耐咀嚼，极精粹”。但依笔者看来，有些作品为情节故，着意雕琢有余，玲珑剔透不足。

孙方友的小小说善于出奇制胜，而“奇”的背后，则是人生正道，天理良心。他的传奇，扎根于传统文化土壤，而又不囿于传统文化的束缚，能够以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反思。《女票》、《女匪》等一系列作品，都能以时代精神为参照，以纵向的思考途径，以历史发展的目光，发掘出合乎时代进步的人格价值。在创作技法上，孙方友的传奇，吸收了古典笔记小说的神韵，叙述从容，描写简洁。情节一波三折，尺幅之内高潮迭起，给人以较高的阅读快感。同时，他也吸纳了现代小说的诸多因素，比如注重气氛的渲染，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注重细节的描写，《雅盗》、《蚊刑》等就是这种既得古典笔记小说神韵又有现代小说艺术成分的佳作。孙方友的传奇小说讲究情节的延伸和突转，着力于一个“奇”字，常常给人以兴奋和惊喜，给读者以阅读的快感。这就使得他的大部分小说兼具了雅和俗的特质。

孙方友关于写好小小说曾说要有“翻三番”的能耐。这种能连续把读者带入阅读奇效的手法，在他的小小说里比比皆是。比如《神偷》里改邪归正的贼王最后交出来的“一筐手指头”，《女匪》里主人公的“土匪立场”、“女性立场”、“人性立场”的一层层开掘推进，都成为孙氏写作制胜的法宝。《雅盗》或许是作者写得最有文化味儿的一篇。主人公赵仲曾中过秀才，

后不得已沦为盗贼。因粗通琴棋书画，便自诩“盗亦有道”。在行窃之余欣赏一幅名画时，被画中的“落魄”景况所感动，竟感慨于自己的身世。在险境中以聪明才智脱身后竟金盆洗手，以自我救赎的方式开始一种新的人生。生活自食其力之余，常在夜晚读《灞桥风雪图》而“泪流满面”。一个通俗的故事由于被赋予了文化背景，便显出清濯之意。《泥兴荷花壶》同样精彩，写挑壶是行家里手，赏壶是专业术语，击壶却是生活境界支配行动，一气呵成，语言，神态，动作，各臻其妙。

文学是一道陶冶人之性情的精密工艺。前人说过：“唯有读书，才可以改变人的貌相。”随着时间的推移，孙方友的眼睛除了“狡黠与诚实、谦虚与自信”、“贼亮贼亮”之外，同时也流露出睿智与责任来。这无疑是长期读书的结果。尽管它时有一丝飘忽一瞬凝神，那不过是按捺不住的躁动与向往，是对未知世界的挑战与思考罢了。

目 录

打一口深井	1
-------------	---

陈州奇女

女 匪	2
女 票	4
匪 婆	7
水 妓	12
旗 袍	15
富 孀	18
吕 娘	21
崔 氏	25
画 谜	28
狐皮袍	31
竹斐园	34
修真庵	38

陈州奇士

万县长	44
魏国鼎	48
景曰畛	52
曾公廉	55
断指王	58

程乃乾	61
陈天行	64
胡泊三	68
钱光佑	71
阴化阳	74
吉兆炳	77
耿雪奥	79
童义仁	82
陈哲儒	86
柳毓秀	90
蒋宏岩	93

陈州奇闻

猫 王	98
蚊 刑	101
瘫 匪	103
泥兴荷花壶	105
鲤鱼上楼	109
杏林手语	110
风 水	111
悬 壶	112
珍 宝	113
机密档案	114
国 宝	116
意 外	118

陈州百行

雅 盗	120
脚 行	123

指 画	126
天芝堂	128
泥人王	131
王老哑	135
捉鳖大王	138
刘家包子店	140
陈州烟厂	143
金盛祥商行	146
晋泰号中药店	149
曾国藩与相士	153
昌盛永绸缎店	156
陈州古旧书书铺	159

陈州传奇

奇 破	164
师 爷	167
绝 响	172
宝 珠	175
匪 医	178
奇 药	181
荒 劫	185
试 堂	187
美人展	191

巧构情节妙生花	194
---------------	-----

陈州奇女

陈州奇女，有匪有妓，也有富孀和修女。众多女流之辈即抒古朴情怀，又解人性深谛。她们面对死亡的冷静，叫你拍案叫绝！她们面对情感的诀别，让你叹为观止！



女 匪

民国十几年的时候，豫东一带活跃着一支女匪。队伍里多是穷苦出身的姑娘，而匪首却是位大家闺秀。至于这位小姐是如何沦入匪道的，已无从考究。她们杀富济贫，不骚扰百姓。打舍绑票，也多是有钱人家。

女匪绑票不同男匪，她们大多是“文绑”，极少动枪动刀。先派一位精明伶俐的女匪徒，化装一番，潜入富豪之家当女仆，混上半年仞月，看熟了道儿，定下日期，等外围接应一到，便轻而易举地抱走了人家的孩子。然后托中人送书一封，好让主家准备钱财。

这一年秋天，她们又抱了陈州一富商之家的独生子。那富商是城里的首富，已娶了七房姨太太，方生下这一后嗣。七夫人很有学识，见娇儿被绑，悲痛欲绝，几经思索，便给女匪首写了一封信：

我愿意长跪在你面前，哀求看在上帝的面子上，把孩子安全地还给我，免除我的痛苦。我以一个母亲和你同属女性的身份，请你三思

你所做的事对我全家造成的伤害。我要回孩子的愿望比要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强烈，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来换回我的儿子，请你告诉我你的条件。

女匪首看了这封感人至深的信，很是欣赏，一时来了兴致，便回信一封：

我不愿跪在任何人的面前，我也不愿别人跪在我的面前。我只请求你看在上帝的面子上，把我所需要的东西安全地送给我，免除我的人生之苦。我以一个女性的身份，请你理解你我命运的不同！一哲人说：谁都希望不跟着命运走，到头来，命运却又主宰着那么多人！由于命运之神把我推上了匪道，因而我需要生存和向一切富人报复的愿望要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强烈！我愿

意为你保全你的儿子，请你拿出三千大洋来，于本月×日在我随时通知你的地点接回你的儿子！为保险起见，请不要告诉任何人！

那夫人接到女匪首的信，颇为惊讶！她万没想到女匪首竟也如此知书识礼，文采照人！她产生了想见见那才女的冲动，当下准备三千大洋，等到匪首的通知，亲自坐船去了城东的芦苇荡里。

女匪首并不失约，等观察四下无动静后，便威风凛凛地出现在一只小船上。大红斗篷，迎风招展，于碧绿的青纱帐中，犹如一朵硕大的红牡丹，映衬出眉目的秀丽和端庄。七夫人惊愕片刻，才发现那个曾在她府上当丫鬟的女匪正逗着她的孩子玩儿，她那颗悬挂的心才落了下来，忙让人亮出大洋，让女匪首过钱。女匪首笑笑，打出一声呼哨，芦苇荡里旋即蹿出一叶小舟，上面有女匪二，各佩枪刀，接过大洋过了数，又箭般地驰进芦苇荡的深处，淹没在一望无际的绿色里。这时候，只见女匪打了一下手势，两船靠拢。那女匪递过孩子，交给夫人。可万没想到，孩子竟不愿找他的生身母亲，又哭又嚎，紧紧地搂抱住了女匪的肩头。

夫人惊诧万分，痛心地流下了泪水，对女匪说：“万没想到，你们首先绑走了孩子的灵魂！”

女匪首大笑，说：“孩子毕竟是孩子，每一个女人向他施舍母爱，他都会得到温暖！尊敬的夫人，这些是用钱买不到的！常言说，生身没有养身重！你想过没有，当你抱走你儿子的时候，我的这位妹妹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夫人抬起头，那女匪正在伤心地抹眼泪，好似有着和她同样的悲哀。

夫人感动了，对女匪首央求：“让这位妹子还回我府当丫鬟吧？”

女匪首望了夫人一眼，说：“由于她已暴露了身份，我认为不太合适！你若想让你的儿子快乐地回去，夺回那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可以在我们这里住上几日。”

七夫人秀眉紧蹙，毅然上了匪首的小舟……

女 票

他灵巧地玩弄着一支枪。

那支德国造的小左轮如黑色的乌鸦在他的手里“扑棱”了一会儿，然后又被他紧紧地攥住。他下意识地吹了吹枪管儿，乜斜了一下不远处那个被绑的女人，咽了一口唾沫。

“你一定不想死！”他说，“可是没办法！”

被绑的女人一脸冷漠，静静地望着前面的那个男人。她看到他又卸了枪，那枪被卸得七零八落，似一堆废铁。废铁在阳光下闪烁，显示出能吃人肉的骄傲。他用手“洗”着零件，眨眼间，那堆废铁又变成了一只“黑乌鸦”，在他的手中“扑扑棱棱”展翅欲飞，然后又被牢牢地攥住。

怎么还没听到枪响？芦苇荡的深处传来了故作惊诧的询问声。

“头儿，舍不得那娘儿们就放了她嘛！”有人高喊。

一片嬉闹声。

他蹙了一下眉头，抬头望天。天空瓦蓝，白云如丝般轻轻地飘过，穹顶就显得无垠而辽阔。阳光在湖水里跳荡，堆银叠翠。芦苇摇曳，晃得人醉。那女人仍在盯着他。他看到女人那乌黑的秀发上沾满了芦花。白皙的脸冷漠无情，丰腴的胸高耸如峰。

他终于掏出一粒花生米大小的子弹，在口里含了含，对着阳光照了照，然后在掌心中撂了个高又稳稳地接住，说：“这回就要看你的命了！”

他说着瞭了一眼那女人——正赶一阵小风掠过，女人的旗袍被轻轻撩起，裸露出细细嫩嫩的大腿。白色的光像是烫了他的双目，他禁不住打了个愣，觉得周身有火蹿出。

“头儿正在想好事儿哩吧？”那边又传来了淫荡的呼啸声。

女人看到他那刚毅的嘴角儿被面颊的颤动牵了一下，那张年轻的脸顿时变形。他终于举起了那支枪。那支枪的弹槽像个小圆滚儿，如蜂巢，能装十多粒子弹，弹槽滚儿可以倒转，往前需要扣动扳机。她看到他把那颗子弹装进了弹槽，“哗哗”地倒转了几圈儿，然后对她说，“这要看你的命了”！

“这里面只有一颗子弹，如果你命大，赶上了空枪，我就娶你为妻。”他又说。

她望着他，目光里透出轻蔑。

“你知道，土匪是不绑女票的，女票不顶钱。有钱人玩女人如玩纸牌，决不会用重金赎你们的。”他说着举起了枪，突然又放了下去，接着说：“让你死个明白，我们绑你丈夫，没想弟兄们错绑了你。我们不是花匪，留不得女人扰人心。不过，若是我要娶你为妻，没人敢动的。但我又不想娶你这个有钱人的三姨太，所以这一切要由天定了！”说完，他又旋转了几下弹槽滚儿，才缓缓地举起了枪。

女人悠然地闭了双目。

那时刻湖心的岛坡上很静，一只水鸟落在女人脚下，摇头晃脑地抖羽毛。芦苇丛里藏满了饥饿的眼睛，正朝这方窥视。

他一咬牙，扣动了扳机。

是空枪！

“求你再打一枪！”她望着他说。

他摇了摇头，走过去说：“我说过了，只打一枪。你赶上了空枪，说明你命大，也说明咱俩有缘分。”

她冷笑了一声，说：“你想得很美呀！”

“你想怎么样？”他奇怪地问。

“我想死死不了，也想认命。”她望了他一眼，松动了一下臂膀，拢了拢乱发回答。

“怎么个认法？”

“我也打你一枪！”

他怔了，不相信地望着她，好一时，突然仰天大笑，说：“够味儿，真

他妈够味儿！怪不得陈佑衡那老儿喜欢你！我今日算是等到了对手，就是栽了也值得！”他说完便把枪撂给了她，然后又掏出了一粒“花生米”。

她接过那粒子弹，装进了弹槽儿，然后，熟练地把弹槽滚儿旋转了几圈儿，对着他走了过去。

她举起了枪，姿态优美。

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大哥，听说这女人可是枪法如神呀！”苇丛中的人齐声喊——声音里充满了担心和惊悸。

她笑了笑，又转了一回弹槽滚儿，对他说：“如果是空枪，俺就依你！”说完，重新举起了小左轮。她的手有点儿抖，瞄了许久，突然，颓丧地放下了枪，好一时才说：“俺不认命了，只求你从今以后别再当匪，好生与俺过日子！”

他愕然，呆呆地望着她，像是在编织着一个梦幻。

“你命不好，我愿意跟你去受罪。”她不知为什么眼里就闪出了泪花儿。

他疑惑地走过去，接过那枪一看，惊呆如痴。

“俺转了两次，可那子弹仍是对着枪管的！”她哭着说，“那时候，俺真想打死你，可一想你命这般苦，就有点儿可怜你了。你不知道，俺也是个苦命的人啊！”

他愤怒地扣动了扳机，枪声划破了寂静，苇湖内一片轰响。

他颓丧地垂了手枪，对她说：“好，我听你的，带你去过穷日子！”

四周一片骚动，无数条汉子从芦苇中跑出来，跪在了他的面前，齐声呼叫：“头儿，您不能走呀！”

“今日能得鲍娘，也是我马方的造化！”他平静地说，“弟兄们，忘了我吧！”

有人带头掏钱，他和她的面前一片辉煌。他望着那片辉煌，跪下去做了个圆揖，哽咽道：“弟兄们的恩德我永世不忘，但这钱都是你们用命换来的，我马方一文不带！”说完，他掏出那把左轮，恭敬地放在了地上。她走过去架起他，然后拾起那把左轮，说：“你当过匪首，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带上它也好做个防身！”

他哭了。

二人下了山。

匪 婆

杨婆得知儿子入伙当土匪的时候是一个下午。那一天天气阴沉，空气黏稠地在人们的脸上滚来滚去。财主周二少对杨婆说：“你家大娃当土匪了！”杨婆为此一惊，细声问：“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周二少说，“昨天晚上去赎我儿子时，我看到一个蒙面土匪很像大娃，后来他不注意露出了手，我发现了他的六指！”

杨婆的独生子大娃是个六指，村里村外的人都知道。

三天前，周二少的儿子被土匪周大炮绑了票，枪声响了半个多时辰。听说周大炮要周二少准备三千大洋去赎儿子，看来周二少真的去了。周二少去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家藏万贯，才有那么一个儿子。

“我儿子不会当土匪的！”杨婆固执地说。

周二少笑笑，就再没说话。周二少走了。周二少走了老远突然又站住了，扭脸对杨婆说：“大娃失踪了半年之久，他不是去当土匪去干什么？”

“大娃说他外出挣钱去了！”杨婆抿了抿额前的白发说，“大娃不会去当土匪的！”

“大娃当土匪不当土匪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怀疑！因为那个蒙面汉子太像大娃了！”周二少说。周二少说完又转了身。周二少踉踉走动的样子像是充满了狐疑。

从此以后，村人见了杨婆都用异样的目光看她。杨婆望着人们躲躲闪闪的目光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儿。她知道这是周二少有意无意放的风。言外之意，若大娃真的当了土匪，他的儿子被起票就与大娃有着脱不清的干系。

杨婆很窝火。怎能凭猜测诬陷好人呢？她忿忿地想。她很希望大娃在这

种时候很体面地回来。若大娃体体面面地走进村里那些谣言就会不攻自破。谣言消除了，杨婆才能重新回到过去的和谐温馨之中。于是，她每天站立村头，盼望着儿子大娃早日归来。

可是，大娃仍是没有回来，连一点儿信息也没有。

杨婆慢慢动摇了自己心中的那种信念，也开始怀疑大娃是否真的当土匪了？她开始怕见四邻，目光躲躲闪闪，甚至连头也抬不起来了。杨婆越活越压抑，眼见就要撑不住了，便决定去寻找大娃。

杨婆到处打听土匪周大炮的信息，翻了一座山又翻了一座山，走了几天几夜，终于在一座深山老林里找到了周大炮的匪巢。

周大炮见陡然来了一位老太婆，很是惊奇，问：“你老人家怎么摸到这里来了？”

“我来找我的儿子！”杨婆说。

“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周大炮问。

“我儿子叫大娃，”杨婆说，“大娃是六个手指。”

周大炮笑了，说：“我的弟兄里只有一个六指，可他不叫大娃！”

杨婆又失望又惊喜，连连地说：“我要见见他！我要见见他！”

那个长有六指的土匪被周大炮唤了过来，伸出了带六指的手。杨婆看了看那个年轻人，很气愤地说：“这个周二少，怎能如此马虎瞎猜呢？我儿子的右手是六指，这孩子的左手是六指，怎能就说是大娃当了土匪呢？”

杨婆说她要回去申明真相，为自己为儿子洗刷冤屈，讨个清白。周大炮说：“老人家，你既然来了，就不能随意下山了！”

“为啥？”杨婆问。

“这是我们的规矩！”周大炮回答。

“难道你要杀我？”杨婆脸上透出惊诧。

“我不杀穷人，更不杀上了年纪的穷人！”周大炮说，“这山上除去我的太太再没有女人。我的太太很寂寞，你就留下给她做个伴吧！”

杨婆当然不愿意，很直爽地说：“这么一留，我儿子没当土匪，我不成了土匪了？”

“是的！”周大炮说，“你只要进了这个山洞，不当土匪也不行了！谁敢